

路上的

Cool 酷评文丛

文坛“刀客”韩石山最新酷评力作
堪称为一部文坛另类档案

你要看女人

路上的不平你要管

韩石山 ● 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Cool 酷评文丛

路上的

女人

你要看

韩石山 ● 著

中国的批评界正在上演着一部美国的西部片，只是角色扮反了，良善沦为穷寇，恶棍正吹着枪管上的硝烟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路上的女人你要看/韩石山著. - 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01.1

(cool 酷评文丛)

ISBN 7-80120-466-2

I. 路… II. 韩… III. 当代文学-文学评论-中国 IV. 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3357 号

● 路上的女人你要看

著 者/韩石山

责任编辑/王 珞

装帧设计/王 敏

责任校对/秦 真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永生印刷厂印刷

开 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13 字数/270 千

版 次/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8000 册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100029

ISBN 7-80120-466-2/I·77 定价:22.00 元

自序

編集子的感觉是复杂的，也是微妙的。

想说句生性疏懒，怯于动笔吧，粗粗一归拢，杂七杂八的竟有这么多。啥时候写的呢，连自己都有些吃惊。就像一个并不怎么风流的男人，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孩子，摸摸这个的脑袋，看看那个的眉眼，全跟自己一模一样。你就是想辩白也没用。

文化人嘛，才疏学浅这样的话总该说上句的，可随便拉过几篇看看，那么流畅，那么灵动，直疑心不是自己写的，“这小子，行！”末了先自个赞叹起来，才疏学浅的话早忘得光光。

不管世事如何，且以文章行乐，这样的话说起来感觉也不错，一看自己的货色，先就泄了气。哪有一点古君子之风，活像个燕人张翼德，手里掂根丈八蛇矛，见了不顺眼的就撸了过去，不说是强贼就算是恭维了。

总之你是怎么都潇洒不起来。

那就说句实话吧，我是把文章当作文章来写的。但愿人们看的时候，不管我写的是什麼，只当作文章来看，只说文章做得怎么样。别的，随你高兴吧。

这并不是说，我是个什么纯文学作家，这名字我听着就厌烦。有纯种的骏马，有高纯度的海洛因，哪儿有纯种的作家，哪儿有高纯度的文学？是谁，什么样子，有人能指给我看看吗？

作家，在别的社会里是什么样子，我不知道，可怜我到现在连中国的特区都没有去过，更别说什么外国，但我坚信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，能说话的人，一定要说话。一个不想对社会生活说话的人，先就不配当作家，至少也是枉费了作家这个好名堂。

本书编起后送到出版社，几经往还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编辑在给定的信中说：你看了是不是或许会觉得，自己早上明明送了个端庄大方的姑娘出门，怎么晚上回来个时髦的“酷小子”。她以为我会生气的。不是的，我只是个通心里的喜欢。这么大岁数了，能让年轻人看出“酷”，总比看出“老”让人高兴吧。

感谢中国华侨出版社的朋友，让我这么个乡佬出了这么一本好书。

韩石山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于潺溪室

目 录

自 序 / 1

经典是非

刘心武的心态 / 3

如果说那篇《他们都哪里去了?》是新时期以来最下作的一篇文章,这篇《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》则可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下流的文章了。

王朔为什么批评金庸 / 8

王霸主没有项霸主的气量,却有项霸主的蛮勇,拔出宝剑不往脖子上搁,却挥舞起来要斫倒几个,头一个看准了的便是同是通俗小说作家却长久不衰的金庸。

王朔的嘲讽对象,几乎全是对准知识分子的,对准文化人的。他也批评社会,其心态是,你们懂得什么,这是咱家里的事,咱最知底细。骂吗,看咱是怎样骂的,你们敢这么骂吗?一副豪门恶少的腔调。他的小说写得好,全是沾了心态好的光。一个什么脏话赖话都敢说的作家,怎么不让草民百姓看了大过其瘾。

《收租院》、魏明伦及其他/12

我这才知道，一个人写完一本书正在卖着，只要他把他的笔帽和笔杆对住套在一起，就叫封笔。如果封笔等于自尽的话，余秋雨先生就是个死过几次的人了。对一个死了又能活，活着也是死的人，你有什么话可说。你只能承认你自己神经不正常，大白天也能见了鬼。

马桥事件：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/24

韩少功忘了自己背上背的是个什么东西，正大摇大摆地走过街市。

张颐武、王干越看越气愤。

这就注定了，中国的一流评论家，与中国的一流作家之间，要有一场遭遇战。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最后一役，必须是高手之间的较量。

谢冕：叫人怎么敢信你/33

不管我是谁/43

先说公理，再说学理/48

孟繁华不是在为《百年文学经典》辩护，也不是在为谢冕辩护，他是在为自己辩护。他捅下的窟窿，想补上又不愿意认错，只会是越捅越大。

和徐文海、孟繁华讲讲这个理儿/54

一九九七年的“经典”事件，必将从反面告诫后世的学人，一个不按学理准则，不按学术规范行事的文化人，会做出多么可悲复可笑的事情。

林 情 徐 爱

林情徐爱有多深/79

——从史料看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感情

在伦敦，父女两人同时与徐志摩恋爱

在北京，情人不愿受干扰

你仍得相信，山谷中留有那个回音

顺便说说林徽因和金岳霖的事

张幼仪和徐志摩情感揭秘/91

在由巴黎飞伦敦的飞机上，张幼仪晕机呕吐，徐志摩把头撇过去说：“你真是乡下土包子！”话才说完没多久，他也吐了，张幼仪也不甘示弱，轻声脱口说：“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。”

胡适与陆小曼的私情/96

徐志摩陆小曼交好是在哪一夜/103

“忠厚柔艳如小曼，热烈诚挚如志摩，遇和在一道，自然要发放火花，烧成一片了，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？更哪里还顾到宗法家风？当这事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，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。记得有一次在来今

雨轩吃饭的席上，曾有人问起我对这事的意见，我就学了三剑客影片里的一句话回答他：‘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，在我死的前头，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，来颂美志摩和小曼。’

徐志摩的福气/113

有林徽因让他想念，有凌淑华托付隐秘，有陆小曼在身边娇宠，有张幼仪这样的前妻负担起养儿葬父等一切世俗的责任，你能说这不是徐志摩作为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，最大的福气吗？

徐志摩《府中日记》谜案/116

别急着拍徐志摩/122

欢迎泰戈尔的演出，礼堂门口是陆小曼给来人发放演出说明书。这天陆小曼的打扮是，“梳着一丝不乱的时式头——彼时尚未剪发——斜插着一支鲜花，美艳的体态，清嫩的喉咙，满面春风的招待来宾，那一种风雅宜人的样子，真无怪乎被称为第一美人”。偏偏这时出了事儿，一位来宾太粗鲁，听说要一块钱，将说明书往地下一丢，挤了进去，气得小曼大声呵斥“下等动物！”当即把说明书撒了一地，扭头便走。

佯狂成真

那边，有一群女人/129

另一旁，丁玲和白薇在争辩着什么，孤傲的张爱玲穿着她宽大的镶边旗袍，病中的萧红将大衣裹得紧紧；多情的琼

瑶不解地看着写过《杀夫》的李昂，高雅的冰心正执着席慕蓉白净的小手；庐隐抚弄着她高耸的乳房，三毛梳理着她黑亮的秀发，梁凤仪正在用计算器算着渐近的收入；王安忆倚偎在茹志鹃的怀里，徐坤正扳着林白的肩头窃窃私语。

钱钟书的赞语 / 133

开个玩笑吧，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，叫“钱赞”例如“我得到一个钱赞”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：“钱钟书称赞——不可当真”。

反叛了的“钱迷” / 137

对名人的学问可以尊崇，但得有各个限度，不能神化，以为非人间之物。是所是，非所非，除了自己喜爱的姑娘，对谁都不应当着迷。

我为什么要批评汪曾祺先生 / 141

我得承认，这几年汪老的名气真是大极了。甚至成了中国文坛的一种护身符，一种吉祥物，似乎有了这么个作家，当代文坛足可与三十年代文坛比美了。记得有人写文章说，汪曾祺是中国最后的一位士大夫。

汪曾祺能写出长篇小说吗？ / 156

活到七十七岁，无疾而终，不能算是低寿了，活到七十七岁都没做成的事，活到八十八岁就做得成吗。谁信让他信去，反正我是不信。

佯狂难免假成真/159

——一年以后说“断裂”

有话好好说，怎么能做出这么一副无赖相。

怎么叫好好说，唱着说还是跪着说？他们是作家，写着说就是最好的说。

和任芙康算帐/166

一个女人若是遇人不淑，很可能悒郁半生，甚至沦落风尘玉殒香消。我是个男人，没这个危险，然而，近来却起了遇人不淑之叹。

不抄你的抄谁的！/169

自己的著作，被他人抄上一次都够受的，竟被抄了三次，那该是如何的义愤填膺，如何的痛不欲生。

回到胡适之/172

我学的是历史，那是一门经邦济世的大学问，落魄到卖文为生，原以为总还有益于世道人心，如今才知道在朋友们的眼里，早已是黑旋风一流的草寇。这就好比，一个开美容店的，只因曾为某位客人剃去脸上一个赘疣，反倒落下个杀猪匠的名声。

李健吾与曹禺的一场论争/178

《雷雨》是巴金发现的吗？/189

道理很简单，吹捧某一个人吹得再玄，只要不伤害别

人，我们都可以因其善意而默不作声；若伤害了别人，就不能说是善意，也就不能默不作声。

路上女人

路上的女人你要看/199

路边的野花你别采，这是一首歌里说的，为什么你已经知道。路上的女人你要看，这是我说的，为什么你未必就知道。

假设个情境吧，你，一个男同胞，在你所在的城市一条不怎么繁华的街道上悠闲地走着，对面一个女人过来了，近了，你发现这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眼睛不大，肤色甚好白里透红。更近了，你看着她微微一笑，她看着你也微微一笑。过去了，你会发现天更蓝了，云更白了，日头更红了。

在书店做学问/202

在书店做学问，和偷情相仿佛，都是不怎么地道，却分外的刺激。我在情场上向称无能，在书场上却屡有所获。

我的属相/205

或许是嫉妒吧，他们常常攻击我的属相，一有什么过错，就追究到这上头。尤其是妻子，动不动就说我是个“甩眼子狗”，意思是不分好人坏人，见人就咬，狗性难改。她先把自己定为好人。对一个属蛇的女人，你能说什么呢，只有寄予深深的同情罢了。

我的教授梦/210

戒酒/213

我甚至想写篇考证文章，叫《屈原死因新探》，结论是屈先生所以跳江而死，就是因为戒酒后太清楚，把楚国的腐败看了个透，心灰意冷，只好跳进汨罗江一了百了。要不他为什么要说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这样的话。

毕业之后/216

你们是没吃过那个苦，不知道“分配”是怎么一回事。那真是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”，点对了还好说，点错了苦恼你一辈子。

轻骑突进/221

楼下的叫卖声/224

京城购书记/226

对兴趣感了兴趣/229

比如作家协会，会写作的是他的会员，这个足球协会，怕不是会踢球的的就是他的会员吧。有了会员，就等于有了家丁家将，外人也就不好近前了。

闲来吼声山曲曲/232

那不是歌，简直是一幅画，一出戏。这样的山曲儿，别

说佐酒了，闲来无事吼上两嗓子，也特别提神。唱着这样的山曲儿，心情不爽快的，那就是自己有毛病了。

锅 水 药 水

赵薇的启示/237

所谓的娱乐，所谓的入迷，就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，让你忘了工作，忘了家务，甚至忘了自己是谁，去关心一些不相干的事，去爱一些爱了也没用的人。

海霞与现在播报之研究/240

平常形容好色者见了漂亮女子眼睛都直了，我觉得这比喻太低级了，也不准确。以我的经验，见了漂亮女子眼睛是会打弯的，走远了拐过墙角了，我还能看见那婀娜的身影。

中国新闻的曲棍效应/250

好长时间了我总感到，《焦点访谈》很少管北京市的事儿。眼皮底下的事不管，大老远的跑到这儿那儿，固然可以说不辞劳苦，精神可嘉，就是他们自己能不觉得欠了点什么吗？——这也是一种曲棍效应吧。

双雄并立，各铸伟业/253

——我看《马家军调查》

马俊仁在病床上对人说，“我这辈子最大的愚昧，就是诚心诚意接待了这位作家”。这话就错了。马俊仁是个很聪明的人，养猪、子君养兰，都显出了他的聪明，训练马家军，

更显示了他的绝顶的聪明。这件事也没做错。马俊仁说，赵书中写他的那些事，全是诬蔑。这怎么可能呢。

就得出来个横的/258

作为一个三流球迷，我愿意向更高层上个条陈，中国的足球既然是这么个样子，倒不如以此为契机，干脆把足球完全放到民间，不要足协了，让民间组织一个新足协，放开胆子让他们做去，横竖不过是个小小的足球，横竖不过是几十支踢不出威风的球队，横竖不过是几万个吃饱了撑的球迷，由他们踢去，由他们喊去，还怕他们把足球踢出国门去吗？

不是祸水是药水/261

成功的男人背后不一定站着一个出色的女人，先成功后失败的男人——那些大点的贪官们，胸前肯定贴着一个有色彩的女人。

这样说来，我倒觉得女人不是祸水是药水了，做化学实验的那种药水，是什么品质，只要在里面一泡就显出来了。不是她们制造了腐败，倒是她们检验出了腐败。要不你怎么解释，就是现在，在我们社会里还有那么多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。怎么漂亮姑娘和精干小伙子一对一对的成了眷属，怎么漂亮女人和贪官们一对一对大都落了那么个下场。

刀客飘零

飘零的刀客/267

中国的批评界，正在上演着一部美国的西部片，只是角

色扮反了，良善沦为穷寇，恶棍正吹着枪管上的硝烟。

又见雷达/295

无锡的文人/299

席间谈起了无锡的人文历史，钱穆、徐悲鸿、钱钟书、杨绛，那份尊崇，那份亲热，一个一个就像他们不远的祖上。

宜昌之行/302

多好的一对男女，竟不是爱人，甚至连朋友都不是。既是这样，我也就可以和她随意谈了。

石家庄大侃/312

北大的赵白先生就多次对人说，他最佩服韩某人的不是别的，是喝了那么多酒，醉成那个样子，竟然没说一句错话，没说一句出格的话。赵先生真是慧眼识人，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过人之处。

那年夏天在大连/319

这样一来，她那原本就苗条的身躯，在这空旷的海滩上，显得分外的修长，也分外的飘逸。我不知道我当时想没想到“大漠孤烟直”这样的诗句。肯定没有，我当时是愣住了，是在过后的回味中，才补上这么粗放的一笔。

那时候我就知道/336

不能这么说，我决不狂妄。举个例子罢，每年春节我家

门外都要贴对联，今年的对联，上联不说了，下联是：“一级职称三流作家”。敢这样说自己的，怎么会是狂妄？

说起来跟神话似的/340

一刹那我愣住了，明明该是个男的怎么是个女的且这样年轻漂亮。说不上是羞愧还是慌乱，总觉得有几分离奇几分唐突，就好像本来约好了一个男子一起去打家劫舍为非作歹，临了拉上的竟是个俏丽女子。

文学诠释

文学的另一种诠释/349

江郎才尽编刊物/351

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，开场白只有两句，先说“启超没什么学问——”眼睛向上一翻，轻轻点一下头又接着说“可是也有一点喽！”听过讲的梁实秋感叹，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听到的，只有梁任公可以这样说。

你看我多会想/354

他是怎样写作的/357

有人在报上著文，说章克标老先生那轰动海内的“征婚启事”，是受了我的鼓动做出的，我不敢承认。在海宁我确实看望过他，也确实说过那样的话，但我是说着玩的。总是